



父亲的高考

岁月掠影

◎晶晶

在我眼里，父亲的高考颇具传奇色彩。

父亲自幼家境贫寒，但祖父母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，节衣缩食供孩子念书，但即使这样，父亲断断续续也就念了四年半小学、两年半初中，而后只能辍学，跟着父亲下田劳动。

但知识终究给一个农家孩子打开了一道大门。虽然没法入学，但劳动之余或是雨天、晚上，就是父亲的读书时间。自己买不起书，就到处借书读，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自然等，借到什么读什么，包罗万象，至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说唐全传》等几本，已经烂熟到会背。父亲借书很守规矩，按时归还，从不拖延，更不会损坏，所以村里的人都愿意借书给他。

1958年5月的一天，父亲去参加修建水电站的劳动，在一所小学休息时找来报纸读，看到了《浙江日报》刊登的两则消息：一则消息说是新创办的杭州大学要招生；另一则消息说，报考高校文科的，不考数学，外语视情况而定，未高中毕业的，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。

这消息，瞬间唤起了父亲内心深处未曾破灭的求学梦想。父亲的数学因学得断断续续，基础很差，但文史方面的基础相当不错，现在不考数学而专考文史一类，在父亲看来，这高考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。

当时，父母已经去世，家里只有相依为命的15岁的妹妹，虽然没长辈可商量，但是22岁的父亲决心为自己一搏。为此他去小学同学处借书，因为同学的哥哥读过高中并已考进了大学。把高中书籍借到后，夜晚、不出工的雨天，都成了父亲的读书时间。据姑姑说，父亲连吃饭都是捧着书读的，几乎没有一天不读到半夜。这样苦读了两个月左右，把高中课本基本都背了一遍。

父亲虽是一个山区里的小年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但从现在的目光看，他的社会实践能力非常强。他为证明自己具有等同于高中的学力，特地去乡政府打好证明，步行四十里地赶去宁波报名、体检，又连夜步行赶回家。

填志愿时，招办老师动员大家报考高等师范院校，说是当前教师缺少，希望大家服从国家需要。父亲听了很受触动，所以他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宁波师院，第二、三志愿是杭州大学、北师大。父亲认为自己初中都未毕业，能上大学就已心满意足了，所以杭州大学、北师大也就随便一填。当然，多年后他的女儿毕业于杭州大学，他的女婿毕业于北师大，也算是机缘巧合。

那时的高考，在父亲看来，真的是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第一场考语文，也不考什么基础知识，就写一篇作

文，题目叫“桥”。写作是父亲的强项，父亲以解放前前后家门口柏树桥的变化为题材，直至写出“合作社是贫苦农民走向幸福的金桥”这样的点睛之笔。此文发自肺腑而立意高远，自然得分不低。第二、三天是政治、历史、地理，都是父亲所喜欢的科目，早背得滚瓜烂熟，自然不成问题。父亲自认考不上的可能性比较大，高考权当多了个机会，所以三天考试心态很放松，考完后就赶回家去继续割稻劳作。

8月中旬，父亲已经在一家布厂做学徒工，有次上街碰上初中同学，对方高中毕业也参加了高考，所以被他拉去邮局看信。当时，正逢邮差准备去各户送信，两个小年轻请求先翻找一下。邮差就把一沓信交给他们翻看，初中同学很快翻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而当父亲把剩下的几封信快翻完时，也翻到了来自宁波师院的录取通知书，他真的是“热泪横飞”，是啊，一个连初中都未毕业的人，能考进大学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！

然而高兴过后却是读不起书的痛苦，家中妹妹还在读小学，已出嫁的姐姐表示无力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。虽说师院读书不要钱，但每年讲义费十来元总还是要付的，当时兄妹俩抱头痛哭，一筹莫展，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，所幸队里还有一些工分，又把家中可以卖的东西卖掉，终于凑齐了钱去大学报到。

大学四年，是父亲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，有饭吃，有书读。无论是学习还是劳动，父亲都非常积极，他多次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学校还给他每月3.5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，后来看他生活实在困难，又给他提高到每月5元，这已是最高标准，当时班里只有两人享受这一待遇。父亲推让过一次，但后来学校不许他发扬风格，硬是让他接受下来。

在父亲看来，他一个贫寒农家子弟能读完大学，那真的全靠新社会、全靠共产党。我基本可以确定，父亲填报志愿时并没有什么理想，他从小到大也只是希望有书读，但是国家一号召，他就积极响应，并从此把从教当做了自己的一生追求，耕耘教坛三十四载，矢志不渝。

而今，父亲走完了普通的一生。在我们子孙辈的印象里，他更多的是一个“糟老头”的形象，正如我女儿所写，“我不曾见过他风华正茂的当年，只有固执任性脾气古怪的糟老头从未对我发火的概念”。而读着他写的自传，我只有比以前更加敬重和热爱这个“糟老头”，当年的他远比我们有能耐，不是吗？就像我们许多暮暮垂年的父辈，隐藏着无数令我们肃然起敬的人生细节。

母亲般苍老的手

随想曲

◎陈恺

我在微信上放了一张图。图中是我皲裂蜡黄的手和一堆正待冲刷洗涤的锅碗瓢盆，并有文字说明：“曾经我也是纤纤擢素手，会抚琴、会磨墨、会挥毫、会作画……”引来无数回复评论，无一例外矛头指向我老公，玩笑间责备懒惰老公亏待了这一双女文青的手。其实，我在家洗锅碗的次数少之又少，我们家的家务分配基本是我烧菜来他洗碗，我洗衣来他拖地。可大概是年龄的关系，我的手也随着岁数增长而日渐苍老。

我不由得想起我母亲的手，那是一双为家庭操持一生的手。我母亲十分勤劳，十八般“武艺”样样精通，一手女工手艺更是“出神入化”。织的毛衣针脚细密均匀，同机器纺织并无二般；裁得衣服像精品服装店的样衣；钩的毛线玩具是小朋友的最爱。但是我母亲的手，却指节粗大，极其粗糙，抚之如同老树般磨砺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不喜欢她的手，因为我想象中母亲的手应该是光滑细腻白皙的——有青葱一样细长的手指，凝脂一样的手掌心。

我高中时，母亲的单位效益不好，一批老职工都被迫办理了内退手续，我母亲也在其列。母亲虽然内退在家，但也不闲着。她通过朋友找到一份钩编外贸手工艺品的零工，从那些集

散的作坊里领取各类麻线、绒线，在家钩编诸如海滩风情大凉帽、丝绒披肩之类的衣物。母亲钩编十分熟练，又快又好，常常一天就把别人需要两三天才能钩完的件数给完成了。我常常劝她，家里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，不要总是低着头干活儿，要不然会得颈椎病的。可母亲不以为意，还把我当成小孩子似的，跟我开玩笑说：“多钩几件，有成就感，换了工钱都给你买零食吃！”

岁月沧桑，我的手已然不是姑娘时那般水嫩纤细了。细看掌心，也有极细小的茧藏身指缝。我看着自己的手，时常回想起镌刻在母亲苍老的双手里，那些为家人甘情愿碌碌操劳的时光，那些过往的经年旧事，使得母亲苍老的手折射出别样的光华。

我总觉得，我手上的细纹和茧子，是来自母亲的传承，她把刻苦耐劳的品质，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铭记在心。

毕业季

暖聚焦

◎毛毛

又一届高三即将毕业，那是我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节夜自修。上课的时候有点热闹，女生中有情绪高涨地说笑着，男生倒是安静地坐着，再一看，他们的眼神有点茫然——那是高考前的倒数第四天，老师们基本上让学生停课复习了。

在这些自由复习的时间里，他们一边做最后的拼搏；一边忙着做最后的告别设想；一边预谋着如何在最后的那一天疯狂一举；一边又策划着几号吃散伙饭，选什么饭店，每人收多少钱，甚至已经订好了吃饭的酒店。

我只想说：现在的学生真牛！

她们在课下问我：老师你9号那天有空吗？一定要来吃散伙饭哦！老师，那天你穿得漂亮点，那天晚上我要认你做干妈。

旁边的学生放肆地笑，高声调侃要认干妈的那个学生。气氛欢快，一点没有离别的伤感。他们没让我写离别的箴言，也没有谁说一句舍不得离校的话。他们纯真，没心没肺，毫无顾忌，让我觉得那不是毕业，仿佛是他们的一次远游。

而我，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，已经习惯了学生的离开，虽然这一届也有乖巧和我喜欢的学生。在最后的时刻，我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身体和复习进程。我恨不得他们把所有的知识都塞进脑袋，考出理想的成绩，少些哭泣和遗憾。当然，也因为青春的不惧挥霍，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们的张力。课上紧张投入的他们，课下又在球场挥汗如雨。我想他们从容的原因是年轻，所以，在毕业之际我对他们说：年轻，真好！好好珍惜年轻的生命，不管你以后出了校门去干什么。

然后，他们只会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开怀大笑。他们不怎么信服老师的话，但他们又很想和你说说话。于是我想，我毕业的时候是什么样呢？

我也是在这样青春如水的年龄，毕业、离校。先是高中毕业，我们那届因为分流，硬是把自己逼回了老家。离开学校的那天，天不热，心却灰冷，和同学拥抱分别，止不住流泪，伤心不在话下。没有毕业典礼，没有老师的祝福，我一个人提早离校，孤单、落寞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才有彻底放松和解脱的喜悦。从此不用上夜自习，从此不用早跑了，从此走上了真正意思的成人之路——工作。那种对自由和自我存在的意识，使将毕业的我，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向往和崇敬之情。

但毕业，还是有淡淡的忧伤。记得那晚，我和同宿舍的女同学在男生寝室打了通宵的扑克，我们一起回忆老校长的激情讲课，和他诗人的告别方式；回忆写作老师抿嘴、绷脸的严肃表情，和他酒后泛着油光的额头；回忆影视欣赏老师年轻而坦率的对话；回忆和我们一样年轻的班辅导员的和蔼可亲……

毕业前，我们又跑到城北水库的高处大声地唱歌，然后高叫着：再见了！学校里所有熟悉至烦腻的一切！

不知谁带头哭了，接着哭声一片。

抬起头，看看学生的课桌上堆得高高的书本已经整理干净。很多双眼睛看着我，手里已经准备好了书包，原来他们等待着下课。

三天后他们一定会开心着大叫：毕业啦！扔书本！啊！母校万岁！

然后，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情来。